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歙淩廷堪次仲撰

說一

好惡說上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在好惡也又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忿懥惡也好樂好也此言正心在於好惡不離乎視聽與食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齊家在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專言惡也下又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亦在於好惡也終於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

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祗此一見卽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案左傳昭公二十有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即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即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明矣

好惡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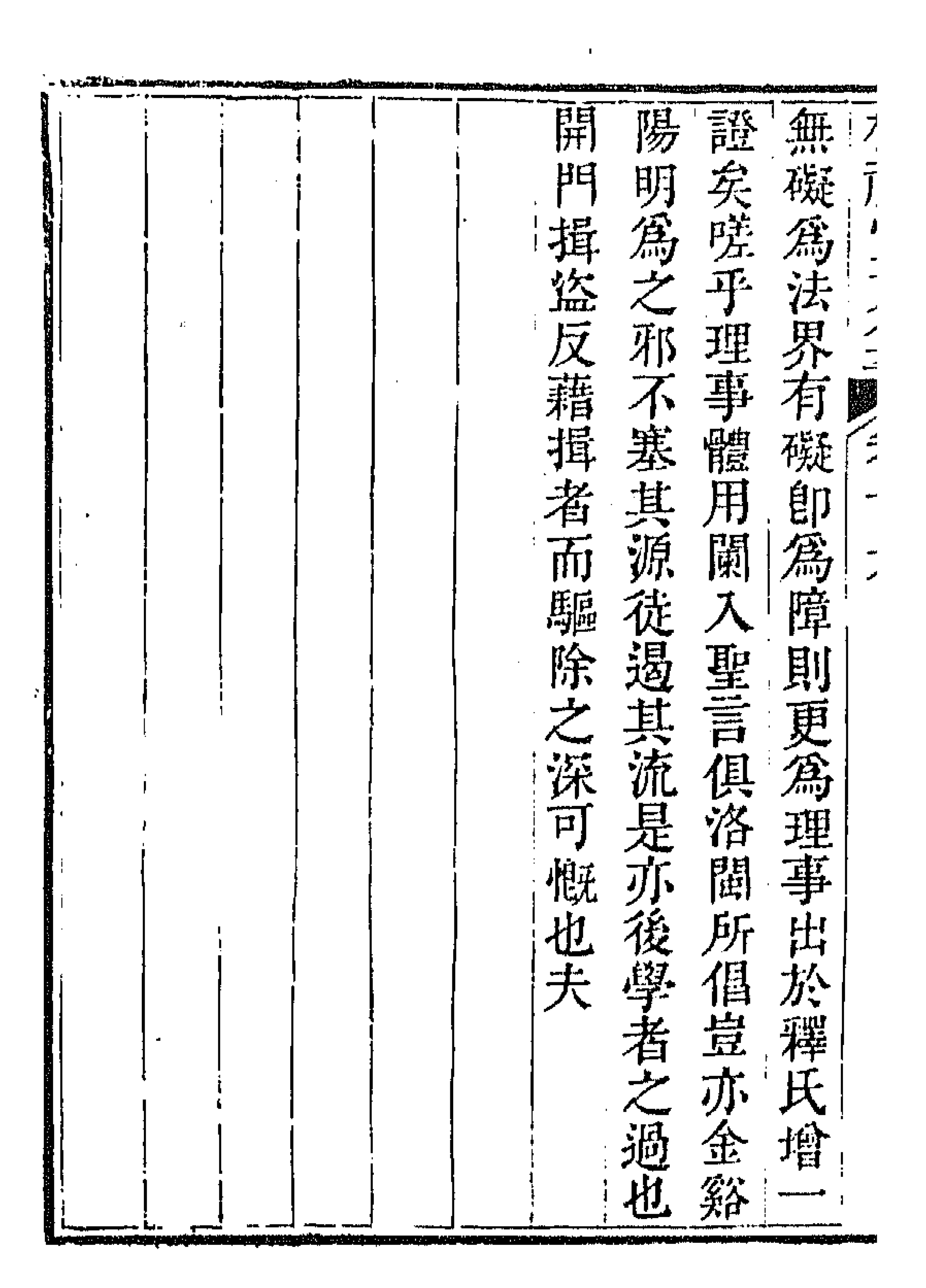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卽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爲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說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掩及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說知及

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三禮字亦云
謂不背於理無端於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
其他如性即理也天即理也尤指不勝屈故鄙儒遂談
以理學爲聖學也然理事並稱雖爲釋氏宗旨猶是其
最切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宗始拈
出之至盧慧能著壇經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爲本定
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故其大學補傳
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太本爲道之
體達道爲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以爲
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說忠恕以爲至誠無息

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至於論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云禮之爲體雖嚴補出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舉之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卽無在而非禪學矣鄙儒執洛閩以與金谿爭或與陽明爭各立門戶交訴不已其於聖學何啻風馬牛乎明以來講學之塗徑雖多總之不出新安姚江二派蓋聖學爲禪學所亂將千年矣自唐以後禪學盛行相沿既久視爲固然竟忘理事體用本非聖人之言也悲哉元明

定爲功令學者童而習之不暇深求經傳妄以理學爲聖學體用爲聖言今試爲指出之亦不敢謂有功於聖學聊以扞禦異端不使侵我六經而已夫好惡原於性子產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時學士大夫尚知此義故子產之言無理字亦無體用字以子產之言解大學中庸不猶愈於釋氏乎宋儒最喜言學庸乃置好惡不論而歸心釋氏脫口卽理事竝稱體用對舉不知先王制禮皆所以節民之性好惡其大焉者也何必舍聖人之言而他求異學乎故舉此以質世之有志聖學者溯流窮源平心自能辨之晁以道曰體用本乎釋氏然則雖

在宋人猶有見及此者豈余一人之私言哉近時如崑山顧氏蕭山毛氏世所稱博極羣書者也而崑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賀淩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閩而開卷仍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阱擭而不能出也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理義乃禪學乎或謂禪學以理爲障宋儒以理爲性其宗旨自别此黠者欲蓋彌彰之說也夫楞嚴二障由華嚴之理事而生理事



無礙爲法界有礙卽爲障則更爲理事出於釋氏增一證矣嗟乎理事體用闌入聖言俱洛閩所倡豈亦金谿陽明爲之邪不塞其源徒遏其流是亦後學者之過也開門揖盜反藉揖者而驅除之深可慨也夫

愼獨格物說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此卽學庸愼獨之正義也愼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爲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愼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愼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提倡愼獨爲認賊作子卽宋儒之詮解愼獨亦屬郢書燕說也又曰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

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禮也者物之致也記文亦明言之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儀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參悟木石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爭辨格物爲牀下鬬蟻卽宋儒之補傳格物亦屬蒸沙爲飯也謹案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愼獨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禮器證之愼獨非指禮而言者邪又案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無非格物之學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以禮器證之格物非指禮而言者邪今考古人所謂愼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

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卽愼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又考古人所謂格物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既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言物格不能知至也卽格物之謂也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然則物格不能知至所謂文勝質則史是也豈參悟木石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愼獨及大學之格物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自後儒以釋氏汩之而聖學遂至於不明不行蓋聖學爲異端所亂也久矣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

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即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尚何疑乎

論語禮後說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後鄭註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朱子集註不用其說以後素爲後於素也於考工記舊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如蕭山毛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皆知古訓爲不可易而於禮後之旨終不能會通

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
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
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
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
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
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
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
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
避舊註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
禮爲五性之節故也今爲解之如此至於朱子亦非故

反舊說其意以爲素近質不可喻禮繪事近文方可喻禮故取楊中立所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附會之不但不知五性待禮而後有節幷不知五色待素而後成文矣若夫古畫繪之事從無以粉地爲質者諸儒辨之已審不具論焉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爲詩羔羊素絲五緎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案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

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賈疏謂褖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即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即爵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遞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

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旣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荅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

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荅之曰此緆衣非正服也緆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受業盧江朱啓廷南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歙淩廷堪次仲

說二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

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即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右獲者賓黨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釋獲者東面故孔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

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列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於
大射作諸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
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
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列也經又云一算
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
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
西置之案此籌又東西直列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
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
于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
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

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於地二算爲純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於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卽委之於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縮於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於地於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

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柴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於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蓍以證古籌算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中星閏月說

歲實一周較原星度分必有微差日至非恆星所能馭也然聖人祗就恆星而分十二次焉其日至歲差之故則以中星考之合朔一周較一次度分必有不及四時非月離所能馭也然聖人亦祗就恆歲而分十二月焉其四時不齊之故則以閏月定之何也恆星之升降出沒人所易明者也本天右徙則難明矣太陰之晦朔弦望人所易見者也節氣過宮則難見矣聖人豈眞有所不知哉特取易明易見者而敬授人時耳其所以然之故則別立法以變通之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羅睺計都說

羅睺計都即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卷注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西法中交正交之名與古法相反蓋月道交黃道亦如黃道之交赤道也其交之自南而北謂之正交（古名中交）如春分之交點也其交之自北而南謂之中交（古名正交）如秋分之交點也其黃白大距五度有奇亦如二至之黃赤大距二十三度有奇也在黃道之南

曰陽律如冬至之距也在黃道之北曰陰律如夏至之距也但其兩交無一定之處每歷二十七日有奇則一交終而其交點在黃道上西退一度半弱約不滿二十年則其交徧於黃道非若春秋二分終古一定而不移也如日與正交同度也則日爲之蝕自是日而後日躔過正交進而東移而中交在黃道上退而西移凡六交每二十七日有奇六交約一百七十餘日交點在黃道上西退約九度而日躔東移已一百七十餘度適與中交同度而與正交則對度矣故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大率一百七十三日而道始一交也過中交之後至正

交亦如之日與交同度則爲朔而日爲之食月在日下
日爲月掩則蝕日者月體也日與交對度則爲望而月
爲之食月與日冲爲地所掩則蝕月者地影也若月不
入交而但與日同度對度是同度不同道也則爲朔望
而不食若月但入交而不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不同
度也幷不得爲朔望則更不食矣大衍術議立春春分
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
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亦就交行與半交之所在
而言此八道皆在黃道上幷黃道而九非眞有此九道
也所謂春夏秋冬者皆指日所躔之處非指日所躔之

時也每一交終西退一度半弱以二十七日有奇除之一度通作六十分故曰每日西行三分有奇此推步家便於運算非兩交在黃道上每日實有行分也術者不察此理以爲羅睺計都某日在某宮幾度爲人決窮通得失不亦謬乎

黃鐘說

黃鐘爲萬事根本蓋言律度量衡所從出也黃鐘者律也黃鐘起於一黍黍之積而爲分也分之積而爲寸也寸之積而爲尺尺之積而爲丈爲引也所謂度也原其始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龠也龠之積而爲合也合之積而爲升升之積而爲豆爲釜也所謂量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銖也銖之積而爲兩也兩之積而爲斤斤之積而爲鈞爲石也所謂衡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然則西人點線面體之說古聖人固已嘗言之後人特未之察耳世之學者但知平弧

三角爲古聖人勾股之精而以幾何之點線面體與九章本末不同咸以爲西人之新意而不知亦中國所自有也何以知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知之夫黃鐘生於一黍數之所始也非西人所謂點乎黃鐘之長九寸由黍之所積也非點之引而爲線乎黃鐘之圍九分非線之引而爲面乎黃鐘之實千二百黍非面之積而爲體乎是故度之爲分爲寸也是西人由線而面之說也量之爲龠爲合也是西人由面而體之說也而律與衡實兼點線面體而一之何也音之有高下物之有重輕非具點線面體之全不能該也夫三角不同於勾股者其

名耳黃鐘不同於點線面體者亦名耳理則未嘗不同也元聖之測天也以髀神禹之行地也以矩然則聖神之功莫有大於平弧三角者矣虞之帝也曰同律度量衡周之王也曰謹權量審法度然則帝王之政莫有先於點線面體者矣而平弧三角實亦出於點線面體信哉爲萬事根本也而古聖人直以黃鐘二字賅之可謂簡而要矣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謂西人之學爲吾所未有而彼獨得之者非也爲吾所先有而彼竊得之者亦非也今夫理之在心也非猶視聽持行之在身乎彼視聽持

行之在身未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也而謂此理之在心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乎必不然矣彼有幾何而能用之吾有黃鐘而不能用之此學者之過也於西人何尤於西人又何羨乎學者知勾股而通之不必岐三角於勾股之外則知黃鐘而通之亦不必岐點線面體於黃鐘之外矣或謂幾何起於一點至細也而黃鐘之黍方之則已鉅似不能比而同之也此又不然夫點雖細有形可見也有數可稽也非麗於空虛可知矣夫細之而至於塵極矣以塵與黍較則黍爲鉅矣使離朱察之則又以細於塵者與塵較則塵復鉅矣形與數鉅細亦

何常之有古聖人特借黍爲形數之托始耳不必泥其跡也由此觀之大之而典樂授時小之而考工制器何一不由於點線面體卽何一不出於律度量衡故曰黃鐘爲萬事根本也

任運說

南郭機東方警北宮知叟西門慮人家於楚之北鄙比鄰而居各以富豪於楚國四子者揣事勢料物情互相矜尚自以爲駕馭萬類如弄一丸於掌上同里之民凡利害在前不能趨避者咸往受教焉莊王六年之冬雪中有客過南郭氏之門者鶉結被體神釆偉然叩南郭子而求宿焉南郭子以爲盜不許且詬之曰若境困而貌舒辭卑而志傲是奸人也不速去吾名游徼收若矣客退南郭子謂人曰汝曹識之少憤憤則墮盜之術也然客故楚令尹微行察民隱者廉其富而狙詐竟修前

隙假他事而收之籍其家明年冬復有冒雪假東方氏宿者其舉止如前令尹狀東方子鑒南郭氏之失禮而破家也延之入恭敬備至食之於廟舍之於寢燕飲數日始去未幾羣盜入其室胠其篋攫其金冢掠甚慘蓋盜謀刼東方氏畏重門之阻不敢遽來故其渠詭形往探之卽嚮所留客也北宮知叟西門慮人覘其故喜相謂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禍患彼二人當之矣過此以往吾儕庶知所趨避爾又明年北宮氏垣墉之側有丐者僵而乞食其聲孔哀北宮知叟欲延之則疑於盜渠欲驅之則疑於令尹於是處之門外之西塾給之

米粥俾丐自爨是夜丐者不戒於火知叟之家遂燼焉又明年若敖氏旣滅其族人將亡奔晉夜投西門氏之家變易其姓名西門慮人以南郭東方北宮三子之待羈客皆不得其當乃甘言謝之以金一鎰爲費而不留其人北之境上爲守者所獲械而致之郢士師詰其金之所自來其人以西門氏對莊王以爲黨逆乃族西門慮人魯任運子聞之喟然歎曰天下之事變至無窮也一人之意計至有限也以有限者應無窮其不跋前而疐後者鮮矣事變之來也順而應之其不幸而失之者命也非吾之拙也其幸而得之者亦命也非吾之巧也

狡兎之避廬鵲也恃其捷也而患起於朽株焉蒙鳩之繫苕葦也恃其固也而患生於暴風焉是豈材力之不足哉事變每出於意計之外也吾任運而貧今尚存焉彼機警知慮者究何益哉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受業廬江吳爾祚永錫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歙淩廷堪次仲撰

說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弦故燕樂

四均矣第一弦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逾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弦雖曰宮聲卽用琴之第七弦名爲黃鐘實太蔟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蔟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弦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卽商調）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弦琴中無此聲卽今三弦之老弦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太蔟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蔟

爲應鍾故無射爲林鍾第三弦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林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鍾角即商角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三弦之中弦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鍾聲故洗存中云黃鍾角今爲林鍾角也姑洗爲應鍾故黃鍾爲林鍾第四弦聲最清故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商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即黃鍾羽謂之七羽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實七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

爲南呂實亦太蔟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南呂爲太蔟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同爲何故多擱之不論卽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燕樂自宋以後汩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實燕樂之太蔟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案之器數積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棼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蔟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名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名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蔟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

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案夢溪筆談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鐘清）四（配大呂）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夷則）凡（配無射）七字也七商一均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殺聲用四（配太蔟）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南呂）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蔟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舊作四誤）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

四配太簇一配姑洗上配仲呂尺配林鐘七字也七角不用故不數南渡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簇商更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呂商更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爲仲呂商矣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爲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鐘羽更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簇羽更爲仲呂羽矣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爲無射羽矣此七羽

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譯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宋史作太簇誤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呂之商羽焉闕三高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宮尚存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是也舊皆以仙呂宮爲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倣此十一調者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調商角調是也案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

宮六宮大石調雙調（宋史誤脫調字今補）小石調歇指調商調（宋史誤脫商調今補）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即黃鐘調）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章輟耕錄併入商調則商角即商調之誤也）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

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於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煞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於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煞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即南呂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

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八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祗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輟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爲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爲典要也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上

燕樂之字譜卽雅樂之五聲二變也論樂者自明鄭世子而後如胡氏彥昇樂律表微沈氏琯琴學正聲王氏坦琴旨皆知以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聲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聲合字配下徵聲四字配下羽聲而世終以其與宋人所配者不同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與宋人無異也吳氏穎芳吹豳錄又謂合字當配林鐘而以宋人配黃鐘爲誤則亦不知聲與律不同之故蓋十二律長短有定者也五聲二變遞居之無定者也黃鐘爲宮亦可以爲商爲角爲徵羽爲二變也黃鐘爲合亦可

以爲四爲上爲尺工爲乙凡也宋人但云以合字配黃鐘不云以合字配宮聲也考隋志鄭譯似以合字當宮聲然譯之言曰應用林鐘爲宮則亦知以徵聲爲合字故唐宋人但以合字配黃鐘不云宮聲也趙子昂琴原以一弦爲宮曰黃鐘之均二弦爲宮曰夾鐘之均三弦爲宮曰仲呂之均四弦爲宮曰夷則之均五弦爲宮曰無射之均仲呂均者琴之正宮調也各調皆以此爲主三弦爲仲呂琴弦一爲黃鐘二爲夾鐘三爲仲呂四爲夷則五爲無射六七即一二之清聲五聲雖遞變而五律之名不變故燕樂亦用此五律加大呂林鐘則爲燕樂之七律矣燕樂以仲呂配上字則是宋人亦以上字爲宮無疑也宋濂論琴謂南宋楊纘以仲呂爲宮爲疑不知此正唐宋上字爲宮之遺法仲呂配上字爲宮聲則林鐘配尺字

為商聲南呂配工字為角聲應鍾配凡字為變徵聲〔燕樂所謂變徵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卽此意蓋應鍾本變宮今配變徵故也〕黃鍾配合字為下徵聲太簇配四字為下羽聲姑洗配乙字為變宮聲黃鍾清配六字為徵聲太簇清配五字為羽聲而蕤賓之配勾〔燕樂因蕤賓為變徵故立勾字之名其實卽下尺也〕夷則之配下工無射之配下凡大呂之配下四夾鍾之配下乙皆所以輔五聲二變者也又各聲皆分高下惟上字無高下亦可見宮聲之獨尊矣然則宋人之所配與後人寧有異邪乃不得其解者泥定合字為宮聲遂起扞格不知宋人未嘗以合字為宮聲也〔宋房庶謂太常樂黃鍾適當仲呂司馬溫公以為開元之仲呂此又唐人

以上字為宮之一證夫雅樂去二變可以成樂俗樂去乙凡亦可以成樂若合字為宮則乙凡不當二變之位而俗樂不能去二變聲轉可以去五正聲矣有是理乎今樂器中惟琴尚有五聲二變之名而古人精義多為陳言瞀說所晦學者未追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於俗樂也至於蕭山毛氏以四字為宮而乙凡不當二變乃移二變於宮徵之後以就之益武斷不必辨矣蕭山說經廓除宋儒蒙晦於聖門頗為有功然閒有矯枉過正近於武斷者不獨論樂也學者辨之

字譜即五聲二變說下

遼史樂志大樂各調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宋史樂志雖有高下緊之分亦止此十聲蓋唐人之遺制也朱子琴律辨自注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自明以來俗樂字譜但有九聲無勾字韓邦奇曰勾即低尺也韓氏之言雖以意斷而實與古人暗合何以徵之於燕樂殺聲徵之也案五聲二變祗有七聲今字譜有九聲者以四即低五合即低六也故燕樂二十八調殺聲有六無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勾沈氏筆談可考也燕樂以勾字配甤賓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呂皆無甤賓唯七角一均

名爲起姑洗實生於應鐘則斂指角卽蕤賓角殺聲當用勾字而沈氏乃云斂指角用尺字豈非勾卽低尺之明證邪宋人以字譜分配律呂某宮某調則殺聲用某字殺聲者卽姜堯章所謂住聲蔡季通所謂畢曲也蔡氏畢曲卽竊燕樂之殺聲以爲說而增一起調以惑人以今器考之琵琶第一弦最濁卽琴之第七弦燕樂七宮應之三弦第一弦最濁卽琵琶之第二弦燕樂七商應之七宮一均殺聲正宮用六字卽六字調高宮用四字卽四字調中呂宮用一字卽一字調道宮用上字卽上字調南呂宮用尺字卽尺字調仙呂宮用工字卽工字調黃鐘宮用凡字卽凡字

調此今琵琶之七調也七商一均殺聲大石調用四字卽四字調高大石調用一字卽一字調雙調用上字卽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卽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卽工字調商調用凡字卽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卽六字調此今三弦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則今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今人不用一字調猶宋教坊不用三高調之遺）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宮工字調乃古之南呂宮凡字調乃古之仙呂宮六字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也七角一均閏聲也（燕樂七閏爲角非正角聲）宋人已不用七羽一

均么弦也唐人六么皆在七羽羽弦最小故曰么弦元人已不用今俗樂所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矣太蔟高黃鐘一律此皆案之典籍器數而得者非鄉壁虛造也由此觀之古之字譜與今之字譜古之宮調與今之七調無以異也學者又何疑乎字譜十字見遼史唐荊川謂載籍無考而以楚辭四上競氣當之誤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受業歙縣吳承本葆初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歙淩廷堪次仲撰

說四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

起調畢曲用某律卽爲某調始見於蔡氏律呂新書蓋因燕樂殺聲而附會之者朱子所云行在譜亦卽燕樂之殺聲古無是也安溪李氏論樂篤信不疑彼蓋不習於器數固無足責焉耳明荆川唐氏頗知於燕樂推尋乃亦言宮調之辨惟在起調畢曲殊可哂也夫沈存中姜堯章但言燕樂某宮調殺聲用某字非謂殺聲用某字方爲某宮調也

亦非謂宮調別無可辨徒恃此而辨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簇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簇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夫五聲之於耳猶五色之於目也必青色然後謂之青必黃色然後謂之黃必赤白黑色然後謂之赤白黑也若不問其何調而但以起調畢曲辨之則與以一色之物但題青黃赤白黑之號以辨之者何異試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調與六字調迥不相同雖俗工亦知之也倘以工字調之曲用六字起調畢曲即可謂之六字調聞之者有不啞然失笑者乎近方氏

成培談燕樂亦仍其謬謂如黃鍾宮則用合字起調畢曲然則以合字起調畢曲不拘今七調中何調皆可謂之黃鍾宮是古之宮調尚未明今之宮調已全昧古之宮調反不如今之七調鑿然爲可考矣推其意以爲燕樂有二十八調今祗七調對之如治絲而棼心目俱亂中既無所見而外又震於考亭西山之名遂不得不從其說不知燕樂二十八調卽今之七調一均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不必作捕風繫影之談也卽以蔡氏之說而論黃鍾宮無射商(卽無射宮)夷則角(卽夷則宮)仲呂徵(卽仲呂宮)夾鍾羽(卽夾鍾宮)竝用黃鍾起調畢曲者在燕樂殺聲則有六

凡工上一之不同亦豪釐之於千里也且其所論者雅樂耳雅樂亦無此說特就蔡氏言之方氏必欲強合於燕樂其參差不齊之故雖支離牽附究何益乎方氏又譏今之度曲家殺聲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謂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是也殺聲雖不歸本律而調之為調不因殺聲而改則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其理益明矣

蕭山毛氏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必俟歌者自訢而後知之誠快論也

徵調說

絲聲以一弦爲一均猶之竹聲以一管爲一均金石以一簴爲一均也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無徵調也然唐人樂器中有五弦彈者能備五調之（杜氏通典謂）五弦琵琶蓋五弦則宮商角徵羽五調皆全矣元稹五弦彈詩云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嶢絕何清峭（樂府雜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弦彈近有馮季皋）又張祜五弦詩云徵調侵弦乙商聲過指籠皆云此器有徵調也新唐書樂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又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樂皆

用五弦亦此器也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時置大晟府命補徵調其時在事如柳耆卿周美成輩不過習於燕樂之抗隊餘則佐之以俗工雖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張祜詩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黃鐘宮弦妄爲之而住聲於林鐘謂之徵調故丁仙現聞之即譏其落韻也又不能備七徵但有黃鐘徵而已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姜夔白石集徵招序云

黃鐘以林鐘爲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又云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餘皆論琴與燕樂無涉故不錄合二說觀之豈非宋人借黃鐘宮聲以爲徵調之明證哉姜氏又謂徵調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琴之無射均即徵調也難入燕樂則亦不知唐人五聲之器有徵調矣甚矣解人之難索也夫借黃鐘宮聲以爲徵調雖住聲於林鍾而其爲黃鐘宮聲自若也即此足見蔡元定起調畢曲爲某

調之不足憑矣乃或者謂燕樂無徵調猶之周官三大樂無商聲則又與於穿鑿誣誕之甚者朱文公云不知有何欠缺做徵調不成朱氏不知樂固自言之不似後人強不知以爲知也

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說

或曰蔡氏元定燕樂書見宋史樂志云燕樂獨用夾鐘爲律本此何說也曰此燕樂之關鍵初讀之亦不能解積疑至二十餘年漸有所悟入始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之也案唐書樂志云俗樂二十有八調其宮調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其器以琵琶爲首宋史樂志云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凡樂器皆以聲之最濁者爲黃鐘之宮聲卽所謂律本是也遼史樂志云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自是唐人相傳之舊法琵琶第一弦聲最濁卽燕樂之律本也其弦之鉅細如琴之第七弦以器

考之琵琶大弦即用琴之第七弦也考趙孟頫琴原以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二弦者夾鐘也七弦比二弦是夾鐘清聲也以琴之夾鐘清聲爲琵琶之黃鐘宮聲故曰燕樂以夾鐘爲律本也或又曰何以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之也曰蔡氏燕樂書又云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此爲宮此說則誤甚俗樂以夾鐘爲宮者謂琴之夾鐘清聲非謂燕樂緊五之夾鐘清聲也故曰燕樂高於雅樂若用緊五爲宮則燕樂中再無高於緊五之聲者何以相旋而成曲此理極易明不謂蔡氏竟眛之也是以知其不知也或又曰近方氏成培詞麈云今人度曲必先吹笛

以定其工尺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清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此說何如曰此又因蔡氏之誤而誤者也夫宋人所謂下五高五緊五者琵琶弦乃有之若今笛中但有五字而已安所得高五緊五哉且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者蓋謂五字調之工字爲五字卽工字調尺字爲五字卽尺字調此亦俗工相沿之膚語不知六字調之工字爲六字亦工字調尺字爲六字亦尺字調七調旋相爲宮皆如此不獨五字調也今笛之七調以琵琶弦叶之實應唐宋人燕樂之七商蓋今之俗樂又高於古燕樂二律矣方氏

於古今聲數全未考究僅能吹笛唱崑山調不知夾鐘爲何物夾鐘在何處漫欲於今笛中求燕樂之律本豈非強作解事者邪又或曰子論二十八調則以琵琶宮弦爲太蔟論律本又以爲夾鐘何說之歧也曰夢溪筆談以高四字近夾鐘補筆談又以高四字配太蔟蓋燕樂聲高本無正黃鐘聲故可以爲夾鐘者亦可以爲太蔟非歧也

明人九宮十三調說

明吳江沈伯英本毘陵蔣氏之舊著增定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其中但有仙呂仙呂調羽調正宮正宮調大石調中呂中呂調般涉調南呂南呂調黃鐘越調商調小石調雙調仙呂入雙調十七宮調而已非宋史十七宮調也不知所謂九宮十三調者何所指也後之作者讀者徒沿襲其名而不暇求其說沈氏復以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列於後云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竟似鑿然有九宮十三調者學者益增其惑不知皆沿明代之俗稱非事實也考元人雜劇及輟耕錄但有正宮中呂南呂仙呂

黃鐘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合九宮調此九宮之所由來也中原音韻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末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增一仙呂入雙調合十三宮調此十三調之所由來也沈氏胷中亦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但沿時俗之稱而貿然著書題於卷首卽起沈氏而問之恐亦茫無所對也何以知之沈氏既有仙呂又有仙呂調既有中呂又有中呂調既有南呂又有南呂調此猶可曰宋人燕樂仙呂中呂南呂三律本有宮調之分也至於旣有正宮又正宮調此何說也而燕樂黃鐘亦有宮調之分何以

有黃鐘而無黃鐘調可見沈氏於宮調全無所解則其所謂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者皆自欺之讕言也蓋古人著書於樂書多空言無實後人讀書於樂書多不求甚解即其淺者而觀之已如是矣夫燕樂但有七宮去高宮不用僅有六宮合七商七角七羽當有二十一調去七角不用當有十四調又去二高調及正平調不用僅有十一調合六宮計之則有十七宮調烏覩所謂九宮十三調哉後世曲譜皆沿沈氏而爲九宮之名復有引景祐樂髓新經六甲九宮之語爲九宮名譜解者又桐城方氏物理小識因見沈氏有十三調之稱遂

雜湊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吕調中吕調南吕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予母調十三調之名以足其數皆不可爲據至於七宫之道宫七羽之高平調自元以來皆不用舊曲具存班班可驗近長洲徐靈昭乃以沈氏附錄不知宫調之鵝鴨滿渡船定爲應時明近屬之道宫又以所犯諸曲屬之高平皆師心憑臆益不足論矣

南北曲說

今之南北曲皆唐人俗樂之遺也德清胡氏樂律表微謂今之南曲不用一凡爲雅樂之遺聲其說非也字譜之一凡卽古之二變也蓋古樂有不用二變者有用二變者經典相承但云五聲者此不用二變者也兼云七音者此用二變者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又二十五年子太叔曰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七音者服氏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見魏書樂志陸氏釋文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是雅樂

亦兼用二變也通典祖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是雅樂亦有南有北也姜堯章側商調序云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無二變者琴之正調也有二變者琴之側調也蓋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魏晉以來相傳之俗樂但有清商三調而已清商者卽通典所謂清樂唐人之法曲是也清樂之清調平調原出於琴之正弄不用二變者也清樂之側調（卽瑟調）原出於琴之側弄用二變者也至隋唐本龜茲琵琶爲宴樂四均共二十八

調宴樂者即通典所謂讌樂唐人之胡部是也讌樂二十八調無不用二變者於是清樂之側調雜入於讌樂而不可復辨矣故以用一凡不用一凡爲南北之分可也以雅樂俗樂爲南北之分不可也然則今之南曲唐清樂之遺聲也今之北曲唐讌樂之遺聲也皆俗樂非雅樂也夢溪筆談云唐天寶十三載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三者判然不同則清樂讌樂與雅樂無涉可知矣自香山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所謂雅樂者如此安能如今南曲之諧婉可聽哉清樂者梁陳

之舊樂梁陳南朝也故謂之南曲燕樂者周齊之舊樂周齊北朝也故謂之北曲事隔千載而沿革之脉絡尚隱隱可尋也至於近世周祥鈺輩以宮商之調爲南曲角羽之調爲北曲又以正宮爲南曲以高宮爲北曲夫七角七羽及高調其廢已久世俗雖有宮調之名所用者實燕樂太蔟一均憑何器而分角羽乎且南北之分全不關乎宮調也亦同歸於不知而作焉已矣

聲不可配律說

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鐘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鐘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還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鐘爲角又可以爲宮太蔟爲徵又可以爲角姑洗爲羽又可以爲徵也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也當其初入中國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

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鐘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所謂林鐘者卽徵聲也黃鐘者卽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鐘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也又云應用林鐘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矣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仲呂正宮調一弦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鐘三弦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汪十

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卽字譜十字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鐘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鐘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太蔟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鐘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鐘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鐘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鐘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

呂爲角之疑而尚書周禮禮記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啟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卽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卽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遑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受業歙縣羅承域　校